

通玄真經卷之一

實一

宋靈寶部太極玄經卷第一

道原篇 夫本相持者有原無相持者有歸大道無原互理無歸今推之道原反在手物象之內但復物之性原其速乎

老子曰蓋惟生已白首老在物先事始有物

混成夫道之為義也理宗自然體本虛寂不似於物何以寄言今僻有物者欲明無物者也混為能合清濁成為不遺纖介者也先天地生天地以玄黃為色方圓為形道豈生於形色之後也惟象無形窈冥冥可以理會難以目見寂寥淡漠不聞其聲處則無響聽則無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形聲俱無則名言莫及也將欲示旨非強而何今聖人字道之由義取乎無所不適也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仰之彌高俛之彌深故知有極者非高可測者非深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周合二儀資興品物而無迹可得也原流出沖而不盈自深而流不絕其原虛而受不溢於物濁而靜之徐清同物謂之濁也取其不行之體徐以會之則本自清矣徐也者含

理從容之謂也施之無窮隨用而大無所朝夕萬古千秋而今而後表之不為一握真無纖微之質約而能張在乎至簡從事則廣幽而能明雖寂然之幽亦顯應之明也柔而能剛不與物爭曰柔能終不往曰剛含陰吐陽

賦用為陰昭化為陽而章三光日月星辰稟之故能各巖其所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皆在自然之道也夫高深之宜飛走之辨游翔之精經緯之象斯不期而然不會而至無代司以成勢皆卑受而自宜均其生成故傳大道也以亡取存夫有質者未嘗不亡者也今以無質之亡而成虛體之存也以卑取尊夫有位者未嘗不尊者也今以無位卑而成不尊者也以退取先夫有爭者未嘗不退者也今以不爭之退而成無敵之先也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三皇者天地人皇也言體道之君全於純和不治而自化德配天地御物為一貫是能寄中能以應用思旁行而不沈者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來

變化之理而以神游則四方之人各安其性是故天運地滯陽性剛運陰性柔坤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夫德合自然治通大順則天地不虧運轉之理風而不乖燥潤之節五行

無虧六氣自和故聖人神動如天尸居如地其令如風雷其澤如雲雨雖萬物生化不知所窮而執一無為與之並也已離已琢還反於璞使萬物復其性無為為之而合乎道任其自為則無所不為故物暢其性我當無為是以與道而符合也無為言之而通乎德德者道之用也言者人之求也無心之言言乃通物物暢得所順而保其安則終日言之未常離德也恬愉無矜而得乎和以無所矜而合大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萬物異宜各便其性和陰陽二儀交泰節四時時不過節調五行不相尅伐潤乎草木浸乎金石德澤廣被至堅斯洽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盡其生成之氣也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人無中天婦人不

備各司專氣自柔盡年為壽誠以君聖牧良
 人由其所以非三皇之不德使其然手嘗談
 言之曰且天下者形也君主者心也心亂者
 身病君靜者國安致治全生功有歸矣然三
 皇生於淳古時也付之自治道也向使非任
 治之道不因其然而然則誘惑漸生物性滋
 失今之各治乃彼玄功功在無為莫彰其德
 此則不治治之蓋非治之治者也天之道生
 物而不有也化成而不宰也無心以生而生
 者自生故不有也無心以化而萬物自成故
 不宰也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
 莫之能怨將無愛惡於其間亦何所措其德
 恣耳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溢
 貧冬陰回春春陽發散而生殺之氣未嘗虧
 盈也忽兮恍兮不可為像兮出入於有無性

來於變化不可一象而取恍兮忽兮其用不
 詘兮用之不可窮也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
 應之而無迹也遂兮通兮不虛動兮感之而
 後動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隨彼
 以成體也

老子曰大丈夫自得之無恬然無思淡然無
 慮物莫當情以天為蓋以地為車同乎覆載
 四時為馬陰陽為騶因而乘之行乎無路靡
 然皆通游乎無忌神不可極也出乎無門立
 非所由以天為蓋即無不覆也以地為車即
 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即無不使也生化之功
 恒運爾陰陽御之即無不備也消息之理乃
 全爾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肢不動神
 馳者無所搖動任運者不至勞怠聰明不損
 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且
 夫欲之存也萬類紛然而未極中之得也六
 合洞然而皆通是知形性所接未可盡於一
 方神性之游乃能照於天下執道之要斯非
 謂歛往而無窮固亦宜矣故天下之事不可
 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事之廣矣不可力為

唯曰自然之勢乃能與之偕矣萬物之變不
 可究也乘其要而歸之物變無極不可者窮
 難執不遷之要乃會機化之本也是以聖人
 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性順為本形勢為
 末屬其精神偃其知見和精整神暢達其性
 不縱心悅目而係滯於外物者焉故漠然無
 為而無不為也同物為性則皆盡其為耳無
 治而無不治也棄我之智則同萬物之自治
 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既不先物明非
 不為蓋因之而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不
 易自然亦非無治斯因之而治也無不治者
 因物之相然也物我通順相然之義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
 因之循事而治因動而應萬物之化無不應
 也百事之變無不偶也無心乃能盡之故道
 者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
 之形體也化迹為形理本為體虛無者道之
 舍也不礙故能集平易者道之素也任道故
 無飾也清淨者道之鑒也明正故能照也柔
 弱者道之用也體順故皆通反者道之常也

及情歸性故得常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柔故不可挫弱故不可勝純粹素樸者道之餘也月此為體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變者動矣不與物雜粹之至也雜則不能不憂不樂德之至也至德之人樂天故不憂齊物故無樂矣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耳盡耳目之功即未能至矣是以開通七竅不止一周而動未嘗役者乃盡治身之至

道無不在寧遠我哉求之遠者往而復返感而求之往也得之自我返也老子曰聖人志平治人而在乎自治夫以治人之治皆以事濟事而未嘗無事不若內治其性以至自然則天下皆然各正性命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也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且一至自得則天下未有不待任之各治則萬物得我之得內外玄同天下悉得斯不亦與貴而光勢位之貴乎樂忘乎貴富而存乎和富與貴者憂之役最

所用之極而化化未嘗不流則始終之形不可復得也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混冥猶陰陽也夫動則有息靜乃不極唯其寂然為生之主也深闊廣大不可為外折豪剖芒不可為內非巨細之所能內外也無環堵之宇非六合之所能舍也而生有無之總名也雖無出處之迹而寄有無之用真人體之是以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以能體之故備五者之德至德天下之道故謂之真人人者三才之一也性得純和以合天下斯真人也真人者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義已見上不以物滑和聖人志乎治人而在乎自治也不以欲亂情是以全其真也隱其名姓不欲顯述有道即隱上德志德故不見也無道即見未能忘德即自彰也為無為事無事虛心順物故所作皆適任故果材而率務自濟知不知玄鑒而同塵懷天道抱天心體乎自然無私無事嗑吸陰陽吐故納新流五藏之機滯延六氣之和爽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順

時而消息也無所樂無所苦形過一味無所喜無所怒神過一統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游於逆者物則萬矣體物之性性則一矣今我亦物焉得獨物於物哉是以真人處真齊性物無不同居異能同同之玄者則是非之階可得蕩而適焉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虐者陰陽偏毒也生者精氣共感也夫神以精感形以氣生氣和則神清形勞則精耗一犯寒暑之虐而逸失其所依故形有所究屈神隨而杜塞也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夫陰陽之神生化不測稟受之者涯分有期靜與理冥則通而未極動為物役乃困於所終且人之生也止在形神時所遭也未離動息而役之思慮往不知歸遂使兀然之形假氣而餘生未衰者也故真人用心伏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寤覺而無憂真人無所欲性有所適無欲以保性任適而為心斯乃用心伏性之美也所以神休之形不瘠於水炭形賴之神不患於欣感和靜相濟不乖憂蒸之

始形神各理其理可得乘化而終故其無物接之憂而絕魂交審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與物居伸一汝視無所異見天和將至乃得自然之和攝汝知勿知仁義可觀於人也正汝度勿修規法以為自正神將來舍精神方全於身矣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然後舉措莫非在道而成德也童孺若新生犢而無求其故所謂氣能之至也形若枯骸無復離解心若死灰無復走滅真其實知而不以曲直信所遇而應故將自持恆恆無心所謀但自廣大不知所期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四向明達而不載乎知也
 老子曰夫事者應變而動物變我動然後事生變生於時生所極之時也知時者無常行以應變之故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道以稱可萬物故不常於一道名可名者非常名也名以可物為名故不常於一名書者言之所生也書以載言也言出於知知以立言載之於書知者不知非常道但約所知以立於

言而不知應變非常於一道也名可名者非藏書也書者載所知之言耳而可物之名不常於一名故非書之所能藏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多聞立言之書滯之者數至窮屈唯抱守中和則常通矣絕學無憂俗學教以經術論以禮義將存乎表飾以別乎賢愚誘惑大行將失其性聖人立教以全性故絕之而無憂也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者法制之首智者謀慮之始以其肇造亂物遂傷性命之原絕而棄之利百倍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道靜故生也性自天故靜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因感遂動發害於性物至而應知之動也物以多類知辨所起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物以知必生愛惡好憎成形而知休於外知以辨物生好憎之欲物以感知為美惡之形一至內著遂有外表也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夫天理性也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不以人欲易其天性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情猶性也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反性則與道通無為乃可窮物

以恬養智靜之自鑒也以漢舍神虛故神正
即乎無門義已見上循天者與道游者也任
乎自然則神與化游未始離乎道隨人者與
俗交者也順乎人事接物以情是交於流俗
耳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是全其
素不謀而當不先為謀故得隨事之當不言
而信應不失機故不在言而信不慮而得虛
心內徹故無慮而理得也不為而成因任端
居則無為而各成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前
而衆不言覆之以道則庶幾斯安故不重也
導之以德故尊性皆適故不害也天下歸之
姦表畏之歸其有德畏其無私以其無爭於
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柔服萬物以道自勝
孰能與之比德哉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
即穢欲之在身勢形行以治國則亂欲之
在國勞人亂政也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道
以示性性以反欲不通於物者不能清靜得
理則通不挽故靜原人之性無衷穢推究本
性受之自天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本即合
於若性者猶彼也與物接而生欲水之性欲
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
能遺物反已遺嗜欲之物反清靜之已故
聖人不以身役物體乎妙者物不能累安受
夜哉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恬愉之樂
無所忻悅其為憂不惋惋濟治之憂亦何嗟
恍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忘任而同民
則不危其高也忘位而同患則不傾其安也
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備聖德高行
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
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牽於物而繫
於俗也夫人之生也莫不欲通墜萬類孤高
一身順教善之言飾必然之策雖在鄰昧豈
無是心以其日與物遷久而從俗義且未勝
夫何及我故曰哉無為而民自化因其為而
為之即我無所為民自化也我無事而民自
富無賦斂之事以擾之則民自富矣我好靜
而民自正不設法教以誘之民得任性之正
也我無欲而民自樸無情欲以挽之則民自
全乎性之樸也清靜者德之至也至德不德

常清而靜柔弱者道之用也能服剛暴是為
道用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物生於無而
育於和三者行即淪於無形名之乃三體之
則一而一無所一可謂於無形也無形者一
之謂也以彼無形寄之在一一者無止合於
天下也夫有所上則涉乎形固不能適合萬
類爾布德不已一者故物以成德也然物之
不窮故德之無已用之不勤無勞無息視之
不見無形可見聽之不聞無聲可聞無形而
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
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
道體虛無能生形質聲色之類莫不由之音
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官徵成文
則亂於耳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
嘗也甘酸相和則莫於口色之數不過五五
色之變不可勝觀也玄黃間雜則眩於目音
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為音君味者甘立而
五味定矣甘為味主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
白為色本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一也者無
之謂也夫數之衆寡皆起於一物之巨細本

生於無原其無者可得天下之形處其一者能總萬名之本故立一萬物生焉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解察於天地無遠近之不通無上下之不明也其全也教兮若樸混成而無飾也其散也渾兮若濁與物而同塵也濁而徐清沖而徐盈義已見上澹兮若大水汎兮若浮雲深廣無涯去來無係若無而有若亡而存也謂其形無體有迹亡應存耳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闕一孔道為生化之間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莫不由之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循天道之軌不以其事變而失常性也故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以物性多宜無捨於道之綱度則能曲全其性耳夫喜怒者道之象也過當非正也憂悲者德之失也不能自得好憎者心之過也係執之過嗜欲者生之累也養生之過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陰主肅殺陽主和憚施之為喜怒矣夫沖氣以為和生之本也而喜怒特過二氣傷焉薄氣發暗聲所發者氣之和也陰陽相薄則暗矣驚怖為狂精神散

越則舉措狂亂也憂悲熾心病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通於神明形之能和精神其玉矣神明者得其內也內靜乃安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動強踰達而不悖矣不亂也堅強而不匱精不竭也無所太過無所不逮神明之功所適皆中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為道也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以其能浮天也遠淪無崖以其能載地也息耗滅益過於不訾不訾者不可訾量之謂也然推其所過之理當為尾閘不訾者名未嘗所出且夫屬乎形性莫不有相制之力則水之為大孰可制哉故備尾閘洩之入于無底之谷也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因而露而資生以潤澤而成遂也大勿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蛟

可虞散隨所往之曲直體委順而常全利貫金石通乎至堅強淪天地勢大不可制也有餘不足故滿東而之地也任天下取與與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素且無私何公之有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氣輕浮以同天體潤澤以同地斯與大塊之女合故可謂至德矣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無不入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物各有祖道能總生故備大也無音者類之大宗也無形故無聲以無形聲乃能為萬類之妙本矣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靈府者精神之形宅造化者自然之妙本也精神玄遠則與本實體道為人自有將無織芥之欲得非至真者其執玄德於心而化馳於神無為之化德速不彰故云玄也真人無心而物順則其化不疾而若馳矣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不言之教其化廣矣夫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大號令之由生於德化故玄德被物不待教令而風俗

自移是知玄道在乎無心之心而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靜能知物之本，順能守事之由，故能窮無窮，極無極。夫唯清淨無物，則能窮而極之，照物而不眩，響應而止，虛而靜者，能響應。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志順之弱事，濟之強，心虛而應當，中不載，故應之無失。所謂至弱者，柔、安、靜、道者，以不變為志，非自強之至矣。故如龜、毛、柔、弱、附、體、而不揚也。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於行藏之間，無為無迹，澹然無為，動不失時，動在於應，復何失也。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皆謂處謙弱之卑，小成道德之高，大也在中以制外，心得則物得也。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守柔者直，不可屈，耳應化，揆時莫能害之。

矣。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柔之為用，其誰與爭？故其所勝出於若己，且夫強之所勝，勝不如己，今柔之所勝，其若己，則明柔之為勝也。大矣。而強能之力，安可比哉？故兵強即滅，強則驕，驕則滅，木強則折，革強即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氣以柔弱為和，形以堅強為病。況乎人道好惡亦利害之可知也。先唱者窮之路也，而後動者達之原也。導事多窮，因物常達。夫執道以偶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執道全中，以對流境，則因之而可自正矣。故處靜而知變，則先可以制後，觀變而反靜，則後可以制先。斯皆制之在我，不復為俗人之所遷也。所謂後者，謂於數而合於時也。順必然之數，偶可動之時，乃得持後之妙耳。時之變，故間不容息，變時變矣，理無息不容。其間先之即太過，後之即不及。物未變而制之，機不應矣。物已變而制之，形已成矣。日迴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

得而易失也。機宜之時，惟聖乃得，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隨可以盡舉，功易可以常立。守靜道，拘雌節，守虛靜之道，能審於機，拘雌順之節，能因於物，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居，恒德而從容也。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有而若虛物，乃順耳。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不粹。夫因動而濟用之，莫窮虛已無佗由之，乃素載于智巧，固不靜而雜焉。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神全可以極化，德全可以復物。歸遠之美，莫非在身也。欲害之心，亡乎中者，飢虎可尾也。而沉於人乎，同則不異，避則以志令曠，然無欲與造化者，為形雖猛，殺之徒以無感而不害也。故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數術數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法刻以良於刑，足明神德不全無以服化於天下矣。筮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筮策以至於繁用，乃知控制失性，無以任力於脩遠矣。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

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因世損益以施法教非有所作以術其能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守乎禁令使民知懼非有所設以示其威。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人君明四目達四聰乃致垂拱之化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謂獨任耳目智慮者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力知止此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然。即六合不足均也。且夫順物與之理合必然之數。即天下雖大不勞智力而萬化自平。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任耳目者必失於聞。任目者必眩於見。禮稟不足以效愛。誠心可以懷遠。稟乎禮者但整其儀。歸愛之心未果能效。唯推誠天下可得感之也。故兵莫憚乎志。鏃錐為下志者害和兵之毒者。寇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為細。書怒相攻寇之甚者。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教令之言不節是害於民也。中寇藏於山持險潛身以乘隙。便小寇趨於民間。苟為事。故曰民多智巧。奇物滋起。智過則巧巧則

於能離。離飾偽以惑於物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不絕其利而止其盜。雖繁法嚴令以禁之。則至乎竊法為盜。惟增多也。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去彼巧智之法。今取此樸素之無為。則天之咎殃不復起矣。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獨任己智。固為民害。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因而治之物得其性。夫無形大有形。細神化無方。故大品物有極。故細無形多有形。少莫測為多。可見為少。無形強有形。弱能制於物。故強物受其制。故弱無形實有形。虛恒久為實。運變為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作樸也。有形即有聲。無形即無聲。散而為器則有可名。反之於道。名不可得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重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夫廣厚者世上之美名也。儉薄者道家之清德也。物之所重則舉其名。我之所遺乃任其實。聖人守道謙薄自為廣厚之賢。執德不遷。反在功名之本。下之數句亦同。此耳。殷富有名有名者尊龍也。貧寡無名無

名者卑辱也。雖壯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雖此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夫廣厚殷富有之功也。儉薄貧寡無之功也。名者迹著名乃生焉。無者迹微非名所及。故世以有功為美道。以無名為德也。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所謂處儉寡之無名。自生尊貴之大。備矣。天之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形性者有無之相生也。事理者難易之相成也。不知其然是偏天道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謂執無名之道乃成大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忘濟世之名。復無為之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無功之功。故可久。忘名之名。亦何咎也。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本也。夫有強濟之功。光大之名。莫不由謙損之故。然則孤寡為王公之儻者。蓋以謙為本耳。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濟物之功。假羣生以為利。無名之道。亦

大人之成用也古者民重蒙不知西東洋核之至貌不離情形與神合言不出行言與行一行步無容去飾言而不文任質其衣致燠而無絲擊寒而已其兵鈍而無刃未知巧害也行蹟蹟指在之貌視瞑瞑不強之貌立井而飲耕田而食無妄外之求不布施不求得谷足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無是非之心也風齊於俗可隨也言風俗齊同可隨矣事周於能易為也言事業堪能易為矣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為民俗夫人君矜尚偽述以亂政教軻軻常行以迷庶類則俗分齊化事不用能是以聖人不用此以為治本者也

通玄真經卷之一

通玄真經卷之二

寶一

宋寶義撰通玄真經卷之二
精誠篇精者研幾至性誠者全素至明此二名則可感於物通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斯至精之感也亦不知其所以然如有真宰存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萬物各有天然之道但能成順於彼而不犯之則物得其性皆自治矣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天之恒德物之常生不知所生各自生耳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神交則機感氣合則形生欲妙其原而精誠可察也夫道者藏精於內絕欲之故棲神於心去累之故靜漠恬淡悅穆胃中和而無懷也廓然無形寂然無聲體乎道者則有無迹之化不言之教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各治故無事無為故無人無隱士無逸民治與道合何所隱逸無勞役無冤刑無為無私豈至克役天下莫不仰上之德像主之旨聖人在上天下皆服其清靜之德效其無欲

之旨也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德以順成故遠邇皆化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心誠則物應也人君推誠罔有不應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誠信素著則政令將行賞罰無私故百姓知勸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也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不包也精者必良誠者必應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三光四氣未始相待稟乎自然皆獨化耳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物稟自生無所養者其殺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亡物稟自化無所殺也此謂神明也不測其由之謂神變化必然之謂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天下之福在乎聖人之道行也德與時合安有迹哉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將存道行之福理有象否之禍及聖功養政亦無得而見焉稽之不得察之不虛考無陰起之由察有禍福之實曰